# 官场斗之二十、金殿定计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紫芸轻舞 更新时间：2024-08-27

*乾隆一看刘墉答应了，嗯，这心算放下啦。这码事儿刚完，乾隆紧跟着就瞪上眼了，一长身儿，在龙书案上，一拍那块“龙胆”：“刘墉！你可知罪？”当时就变脸了。心说，嗯，发罪我领了，该找你算帐了。翻回头来问：“你可知罪？”刘墉“扑通”！跪下了：“臣，知...*

乾隆一看刘墉答应了，嗯，这心算放下啦。

这码事儿刚完，乾隆紧跟着就瞪上眼了，一长身儿，在龙书案上，一拍那块“龙胆”：

“刘墉！你可知罪？”

当时就变脸了。心说，嗯，发罪我领了，该找你算帐了。翻回头来问：

“你可知罪？”

刘墉“扑通”！跪下了：

“臣，知罪！臣上殿谤君，以下犯上，知法犯法，灭门九族，刨坟掘墓，挫骨扬……”

“行啦，行啦，甭往下说了，你没那么大罪过。刚才你一上殿磨烦半天啦，什么臣该身死，臣该万死，臣该万万死。哎，你都把我气糊涂啦！我把你的所有罪名都免了，你才参的我呀！你这官儿算做到家了。行，你这大臣真有能耐啊，愣把皇上给参下来了。你有本事，有才学，有能耐，你还没罪。可有一节呀，你能耐再大，许我这儿不用你，许不许呀？啊，把帽子摘喽！”

按清朝的制度，帽子一摘，顶子、翎子一取消，就算丢官罢职啦。

“把帽子摘喽，压在龙书案上，听见没有？回家之后，限你三天，把礼士胡同中堂府腾出来，你返回原籍种地抱孩子去！三天！三天之后，第四天，北京城里要再见着你，这叫：不经召见，私自入都，有意刺王杀驾。到那时候，可别怪朕心狠手毒，哪儿见着你，哪儿杀，就地正法！听明白了没有？啊？！下殿去吧！”

帽子压在龙书案，官儿没啦，一抹到底。皇上就这么无情，翻脸不认人。这会儿他就不提让刘墉明保驾、暗押送，当解差这事儿啦。

刘墉一松这“搂海带”……

有人问了，什么是“搂海带”呀？

就是这帽了带儿。

头品大员，敕封三千岁，太后御儿干殿下，那么大的官儿，要混到丢官罢职，一解帽子带儿，一摘帽子，得心痛死。那是别的做官儿的，一摘帽子，心疼、难过。这事儿搁到刘墉身上，他一点儿都不难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刘墉这帽子……常摘！就跟那个耍猴儿的似的，一会儿摘下来，一会儿再戴上。摘了戴，戴了摘，一个月有摘四回的时候！不定哪会儿把皇上气糊涂了，惹急了，把帽子给留下啦。过两天儿，想个主意，“本儿”！他又戴上啦！

所以，别人心疼，他，不心疼，不难过。一松这搂海带，双手一托，把帽子搁龙书案上啦。怎么搁的呢？他倒着搁的，这帽子后头不是有翎子吗？翎子应该朝后啊，他把帽子一转，翎子冲前了。哎，他给搁龙书案上啦。

他干嘛这么搁呀？回头您听。我现在这么说了，这是“垫笔”。到后边儿您就知道了，罗锅儿这么搁，有用。帽子搁完了，又跑那儿了：

“万岁，您……还有事儿吗？ ”

乾隆说：“还有什么事啊，没事了！”

“既然没事了，那我可要走了。”

“走吧！”

刘墉往起一站，冲乾隆一点头：

“那，咱哥儿俩改天见，回见吧，大哥！”

皇上一听，噢，这儿真成茶馆啦！

什么叫“咱哥儿俩改天见”哪。有心把他叫回来问问，一琢磨：不行。你把他叫回来，问什么呀？问他为什么说“咱哥儿俩改天见”？他说了，“啊，当然了，我这帽子摘了，官儿没了。有官儿咱们是君臣，现在虽说官儿没啦，可干亲没断哪。您是太后的亲儿子，我是太后的干儿子。跟您说一句咱哥儿俩改天见，有什么呀？”哎，他还得把我问住。得了，干脆让他走吧。皇上啊，忍啦。

刘墉下殿之后，来到朝房，冲大伙一拱手：

“诸位，诸位……”

大伙抬头一看，呦！帽子没啦！许是真参下来啦。没准儿。哎，这可要了命啦！

和珅一瞅，嗯？心里直嘀咕，赶紧转过身儿去，不敢照面儿啦。

刘墉过来了：

“哎呀，和中堂，哈哈哈哈……，啊，那什么，咱们俩打赌不是参皇上吗？我呢，现在已经把皇上参下来了。没别的，不是磕头拜我为师吗？来，磕吧！”

啊？磕吧！那和珅哪儿磕呀！

“怎么着？害臊啊？那……不要紧，等明儿，到我家去，咱们找没人的地方磕头，怎么样？啊？”

一转脸儿又跟大伙说上了：

“诸位年兄、年弟，我把皇上参下来，这官儿可丢了，一抹到底，回家种地抱孩子去了。可是呢，我这儿眼下，还有一档子喜事儿，就是得了这么个小徒弟！啊，这是个喜事。明天我家里头，炒菜面，哈哈哈，行拜师礼。各位年兄年弟，到我家吃去吧，到我家吃去，啊，我走了。”

嗬，扭搭扭搭他出去了。和珅呢，窘在那儿啦。脸臊的跟大红布似的。九王爷一瞧：

“哎，和珅，罗锅儿真把皇上参下来啦，那，那你可估摸着点儿啊？我们是保人，对不对？别让他捣我们的麻烦。哎，干脆就这儿磕得了。”

“嗨！王爷，您还跟这儿起哄哪。要不是您，我们至于打这个赌吗？您非给作保！”

这时候，朝房里纷纷议论。这个说：

“到底参下来没有？”

那个说：“谁知道哇……”

哎，正巧，有四个小太监换班儿，往下走。九王爷一点手儿：

“哎，来，过来一个！”

叫过来一个小太监。

“给九王爷请安。什么事儿您哪？”

“问您点儿事情。刚才，罗锅儿上殿干什么去了？”

“啊，参皇上。”

“参……真参皇上？！怎么样啊？”

“参啦。”

“啊？参啦！怎么参的？”

“刘中堂参皇上偷坟掘墓。”

“皇上偷坟掘墓？我没听说过。皇上怎么会偷坟掘墓啊？”

“是啊，皇上不是把这个明陵的殿座儿拆了，拿那个木料，修了乾清宫了吗？这么，算偷坟掘墓。”

“是啊？哎，那不对呀？不是现在又给明陵殿座儿修上了吗？”

“是啊，皇上比您聪明。可是罗锅儿比皇上还聪明！皇上也这样说，这不能叫偷坟掘墓，叫拆旧盖新。”

“啊，对呀！”

“对呀？他说不对！他说不算拆旧盖新。”

“那算什么呀？”

“他说这个……也不什么……我也听不太懂，他说什么……，什么老祖宗，进关时候说的，应当保护人家明陵，怎么着……，是违背祖宗圣命啊，什么私盗皇陵，——罪加一等！”

“是啊？！什么罪呀？”

“依着罗锅儿哪，就把皇上给剐了！” “啊？！”

“啊……皇上没那么办。”

“废话！是不能那么办。结果怎么办的呀？”

“结果呢，皇上明年春天，打一趟江南围。一百天打来回。明着打围，暗含着发往江南，算是发出去啦！”

“嗬！给罗锅儿什么罪呀？”

“就是把帽子留下啦，别的罪没有。”

和珅说：“不对，王爷，皇上让他给气糊涂啦。哎，以上犯上，上殿谤君，知法犯法，灭门九族。怎么就会落个丢帽子啊？”

小太监说：“是啊，这些，皇上也明白，可他比皇上还明白！他这个先讨的恩赦，后参的皇上。皇上没主意，先把他的罪都赦免了，他才参下来的。”

“得！和珅，别废话给人磕头去啊！别让我这保人为难啊。”

和珅这个急：“王……王爷，您别跟着吵啦！”

这怎么办哪？和珅急呀。转过脸去一想，哎，有了。这么办，罗锅儿刚才不定怎么绕道万岁爷哪，把皇上绕迷糊了，被他能下来了。皇上一定正恨他哪。我呢，现在上殿奏一本。要是这么样，这么样一说，给他来个小扇子这么一扇，借这机会，火上浇油，皇上就把他给杀了。对！

和珅是真够狠的。把这个坏主意想好了。正这时候，奏事处太监那儿喊：

“圣上传旨，有本出班早奏，无本卷帘朝散，请驾还宫。”

“啊哈，和珅有本！”

那位说了，“啊哈”是什么意思啊？”

“啊哈”是满族话，翻成汉话呢？就是“奴才”两个字。前边儿我不已经说了吗？汉官称“臣”，满官称“奴才”。

“啊哈，和珅有本！”

就是“奴才，和珅有本”。乾隆正坐那儿生气哪，一听和珅有本，更火啦！

心说，好啊，满、汉俩中堂，嗯，汉中堂刚把我参下来，你这满中堂，又上这儿干嘛来啦？寒碜我来啦？下我的面子？真是！我要不杀俩也镇不住。这回我这么着，和珅上殿不容分说，抓住我先把他杀喽！

哎，您瞧这和珅多倒霉呀！

正赶在皇上火头上啊，和珅来的这时候不好。随旨进殿，来到品级台前，往那儿一跪：

“啊哈，和珅见驾，参见吾皇万岁，万寿无疆！”

乾隆正没好气儿哪：

“和珅！今见朕有何奏章？”

“启奏吾皇万岁，啊哈，有一事不明，特来我主驾前领教领教！”

皇上一听，嘿！这俩儿人是商量好了的啊？！刚才那个上这儿领教领教，领教领教，把我领教“发”出去了！你又跑这儿领教来啦？还嫌我这罪轻啊？！

“什么什么？什么叫领教啊？我不爱听这句话，干脆什么事儿？说！甭领教。”

“啊，主子，刚才刘墉上殿干什么来啦？”

嗯，这是寒碜我来啦！

“干什么来啦？参我来啦，参皇上。”

“那，参了吗？”

噢，非得把我问明白喽啊？！

“参啦！”

“他敢参皇上吗？”

“不算新鲜！”

参皇上还不算新鲜哪？！新鲜。这工夫皇上不是正生气哪吗，气话。

“啊，不算新鲜！”

“参您什么罪啊？”

“偷坟掘墓。”

“主子，您多咱偷坟掘墓啦？”

“告诉你，拆了永陵的殿座儿，修盖乾清宫。”

“您不是又给盖上了吗？”

“废话！我比你明白，他比咱们俩全明白！我说是拆旧盖新，他告诉这叫：违背世祖圣命，私盗皇陵，罪加一等！我、我……我还有什么话说呀？！”

“那么您怎么样啊？”

“怎么样啊，明年春天，打一趟江南围，明着打围，暗含着‘发’出去啦！”

“他什么罪呀？”

“没罪！”

“没罪？他是以小犯上，上殿谤君……”

“甭说了，甭说了，我知道！以小犯上，上殿说君，知法犯法，灭门九族，刨坟掘墓，挫骨扬灰……这些罪名我都知道，他呀，上殿先把我气糊涂啦！先讨的恩赦，后参的我，我还有什么主意，皇上家刀快不杀无罪之人，他没罪，我怎么办呢？”

“主子，那么您想杀人不想啊？”

“废话嘛，这不是？他把我参下来啦，把我绕到里头啦，我怎么不想啊。想杀是想杀，不是告诉你了吗？皇上家刀快不杀无罪之人，他先讨的恩赦，已经赦免他没罪了，我怎么杀他呀？”

“主子，不管他有罪没罪，我就问您有气没气？”

“我，我怎么会没气呀。我这，还没气呀？我当然有气啦，可抓不着他什么罪呀！”

“只要您有气，咱就能想个主意杀他。”

皇上一听这话，明白啦。噢，和珅不是寒碜我，给我找难看来了，他是给我出气来啦。哎，那我倒得听听他的：

“啊！这么说，你还有什么好主意吗？”

“主子，他一点儿罪都没有吗？”

“有啊，你没看见，他这帽子在这儿压着哪吗，啊，帽子摘啦，中堂免啦，官儿没啦！一抹到底，限三天，礼士胡同中堂府腾出来，回原籍，山东青州府诸城县，到家种地抱孩子去啦！官儿没啦，知道吗？第四天，北京城里再见着他，哪儿见着，哪儿杀。不经召见，私自入都，有意刺王杀驾，就地正法！就这个罪名，没别的罪。你还有什么主意？”

“主子，您要有气，就好办。我给您出个主意……”

乾隆高兴了。怎么？有办法能治刘墉啦。忙问：

“什么主意呀？”

“现在呢，您写一道旨意，由户部库房里头拨出四万两银子……”

“干嘛呀？”

“给刘墉送家去！”

皇上一听：“哎，我吃饱了撑的呀？！”

本文档由站牛网zhann.net收集整理，更多优质范文文档请移步zhann.net站内查找